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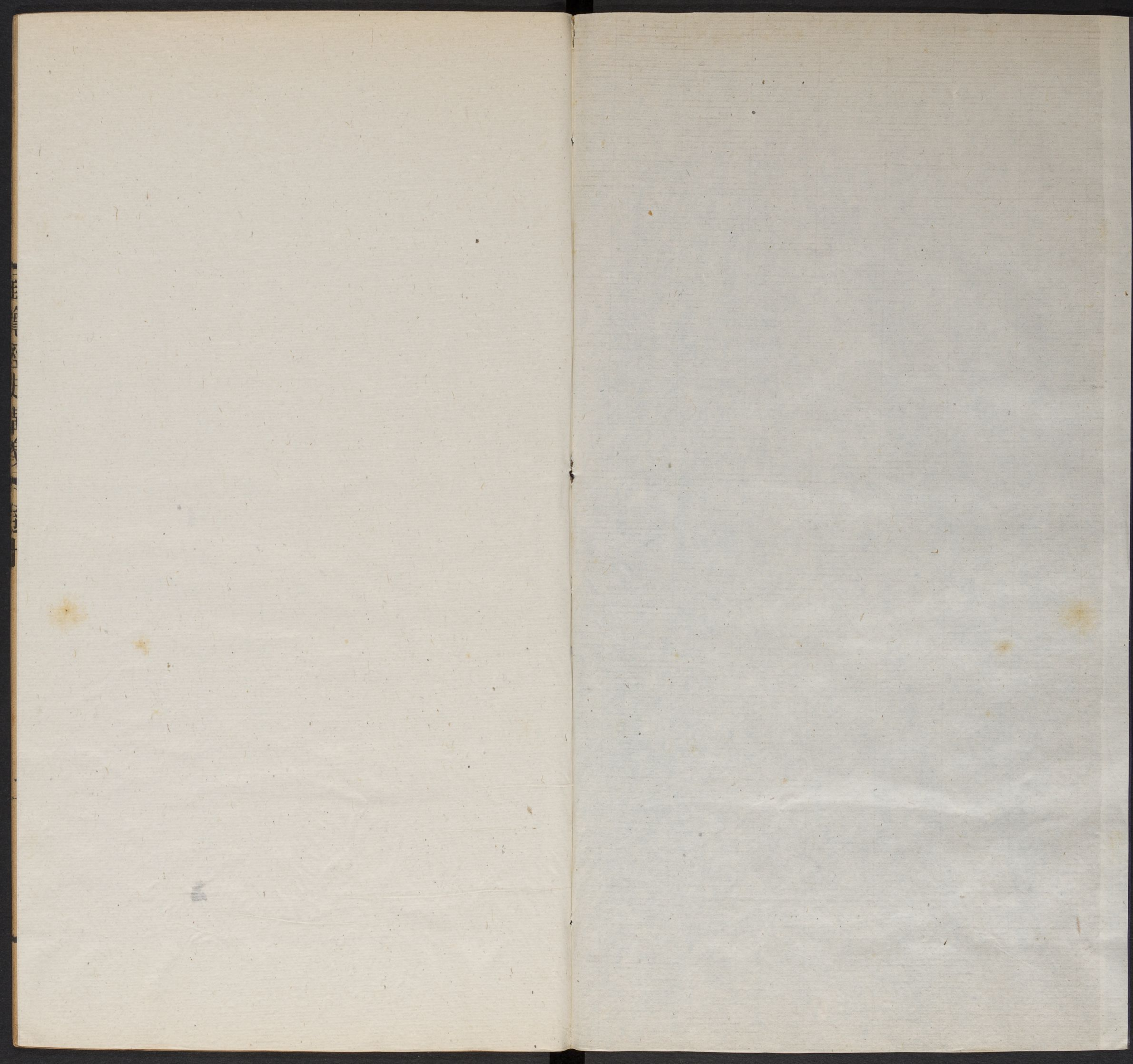
T15H/44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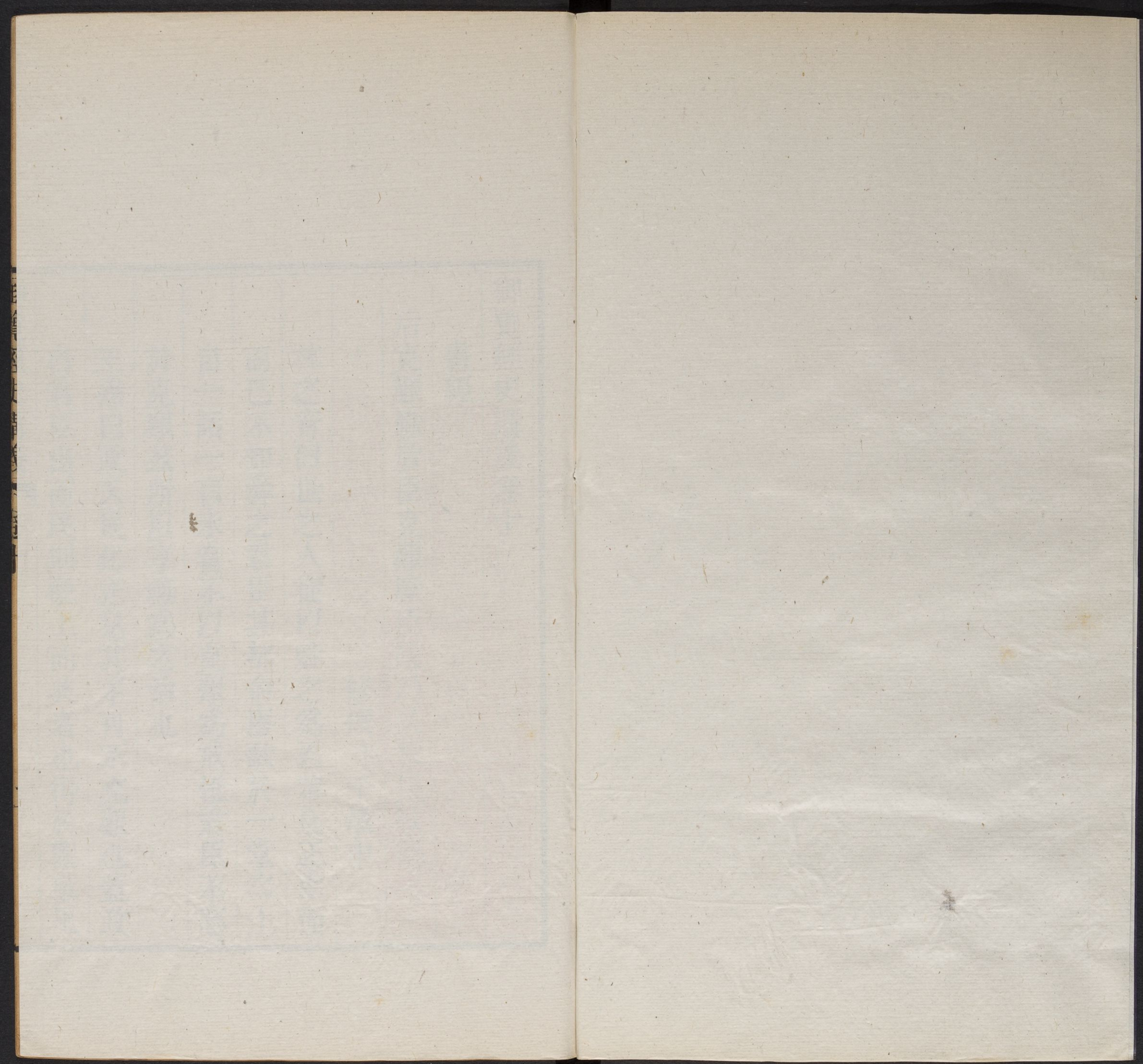
11

BRITISH MUSEUM
NATURAL HISTORY
LONDON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0/9/-43	52/48/17	82/4/79	31/21/-21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御覽經史講義卷十

書經

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修撰臣于敏中

林之奇曰世之人徒以舜之為君恭已正南面而已不知舜之君臣其都俞賡歌於一堂之上自一話一言未嘗不以克艱為戒惟君臣不忘於克艱茲所以享無為之治也

王樵曰政乂民化正見其不可不克艱也蓋政自君臣出而民則觀上而興者也得於觀感風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臨晉書房珍藏

而書堂

復山書畫

御覽經史講義 卷一
動神速故曰敏德

臣謹按太平之世海宇乂安民生熙皞論治者莫不歎美夫風化之隆抑知其君若臣平日之兢兢業業居安思危圖所以敷政寧人者蓋無不自艱難惕厲中來也典謨所載有虞之時地平天成六府修三事治庶績咸熙可謂盛矣乃大禹之陳謨必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者何哉蓋大舜克艱之心惟禹知之爲最深而大舜克艱之政惟禹見之爲最切故君臣交儆念及于政乂民敏必推本於克艱亦曰鑒於已然

防於未然憂其所當憂并憂其所不必憂戒其所當戒并戒其所不及戒而已不然豈以舜之大知而猶待禹之諄諄乎臣因是而思天下無不可化之民亦無不可行之政特一念之寬假久或流於廢弛一事之因循勢必難於整頓故曰艱也然而爲臣子者各分一猷各任一職朝夕黽勉幸而無廢厥事其爲職業也易副其爲艱鉅也易勝若夫九州之大萬幾之蹟紛然萃於一人戴黃屋而不有其尊履宸居而不有其貴求衣待旦早作夜思運天下於一心而無一

時一事之不勞其智慮極言其艱并非股肱心
膂所能代左右近侍所能窺卽至於已治已安
猶必持盈保泰之是凜用以鞏苞桑而固磐石
則后之克艱豈易哉進而論之天生民而立
之君君代天而任之臣君體天道臣亮天工無
不當以敬天爲心者也夫天命不易奉若無違
君之敬天以克艱厥位不待言矣至如爲臣之
道亦豈惟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哉善夫羅從彥
之言曰立朝之士當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
愛民如愛子蓋平居旣存忠愛之心臨事自無
瞻顧之念至性所發可以對天地而質神明卽
至於鞠躬盡瘁猶恐此心有所未盡以負臣道
而曠天工是之謂克艱是之謂敬天大禹陳謨
勗君兼以自勗如此更讀益稷至勅天之命惟
時惟幾數言愈可知有虞君臣雖賡歌颺拜時
其交相勸勉者無非克艱之意終始不倦此無
爲之治所以稱極盛歟

書經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監察御史 臣 劉方藹

蔡沈曰曰以下卽禹祇承於帝之言也艱難也
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卽此意也乃者難辭
也敏速也禹言爲君而不敢易其爲君之道臣
而不敢易其爲臣之職夙夜祇懼各務盡其所
當爲者則其政事乃能修治而無邪慝下民自
然觀感速化於善而有不容已者矣

臣 謹按天下之大庶政極繁兆民極衆一切待

理于主治之后輔治之臣求其政無不义民無不德厥惟艱哉然艱在事克艱在心艱不盡在事克艱仍在此克者能也克者勝也勵精于始以能爲克堅守于終以勝爲克道心所發克則必能人心所發克則必勝曰艱厥后艱厥臣是厥后厥臣各有分內無窮之艱難永肩于身惕厲于心刻不少寬毫不相貸務在殫心竭力必能勝之而有餘始不負投艱之責后克艱者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之心也臣克艱者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之心

也后以克艱明臣以克艱良政以克艱善民以克艱化則克艱要哉卽唐虞之君臣以觀天必欽若時必敬授命官必欽亮功必欽恤刑必欽興事必欽省成必欽未嘗怠于心而儆戒無怠未嘗荒于事而儆戒無荒各竭其股肱耳目之才而思日贊贊各盡其翼爲明聽之職而思日孜孜元首明矣猶慮叢脞股肱良矣猶慮其惰庶事康矣猶慮其墮后則朝夕乾惕臣則夙夜匪懈以此勤政而政理則府修事治功敘而庶績其凝以此勤民而民化則勞來匡直輔翼振

德而於變風動自能不疾而速矣夫又不易得諸政也敏德不易得諸民也必克艱厥后克艱厥臣其政其民乃庶幾其乂且敏德也則克艱要哉然在聖后賢臣不敢謂政已乂也民敏德也而或萌一易心也無時不以克艱之心各自凜也無時不以克艱之事交相儆也抑又思唐虞時政簡民淳后與臣尚且克艱於無盡況中天以後政則日繁民則日漓欲其乂且敏德尤艱於古則君臣之克艱尤甚於古思紹唐虞之治而君臣之所當思艱者其有盡乎哉

書經

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

編修臣劉慥

蔡沈曰禹言爲君而不敢易其爲君之道臣而不敢易其爲臣之職夙夜祇懼各務盡其所當爲者

林之奇曰世之人徒以舜之爲君恭已正南面而已不知舜之君臣其都俞賡歌於一堂之上自一話一言未嘗不以克艱爲戒惟君臣不忘於克艱茲所以享無爲之治也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
呂祖謙曰禹言君臣之道蔽以克艱一言可謂至矣蓋以爲難則存敬畏之心以爲易則啟驕逸之志此治亂安危所自分

臣謹按自古君臣之德業無窮而事功亦無盡其所以立體達用原始要終以貫徹乎德業事功之內者總不外克艱之一心蓋萬方至大庶類甚紛天以其權付之后后以其任分之臣其間安危所係得失所關后與臣負荷仔肩真無旁貸無寬假祇可以自喻而不可以告諸人者以爲艱洵莫艱於此矣然艱匪徒知之已也人

非庸材孰不冰兢自矢而私或間之欲或分之常則忽之終則易之求其克艱者往往而鮮是必后與臣以德業爲事功持此克艱之志久而弗懈其始也精以察其幾一以致其決而於天人之介確然不移則凡怠荒逸佚固早已絕其萌矣由是經理萬端宰制羣動上顧天命下畏民暑欲興利也惟恐利未興而害卽隨之欲除弊也惟恐弊未除而害且益甚夙夜戰兢常以不副厥后不副厥臣之心時凜於寤寐則克艱之中更覺其艱也是故創業之艱似倍於守成

臣獨謂守成之艱實倍於創業何者創業之初
斯民久在水火一旦革故鼎新時至事起后若
臣殫精竭力開太平之基而四方已定人無不
樂其更生者惟是守成之後天下溺於晏安閭
閻習於奢靡萌孽恐其竊發也而防閑艱倉廩
恐其虛耗也而儲蓄艱水旱恐其時遇也而賑
恤艱囂凌恐其漸長也而懲治艱虞詐恐其日
盛也而化導艱章程恐其漸弛也而振作艱廉
耻恐其日泯也而維持艱所以制治未亂保邦
未危過嚴則猛而過寬則慢真有什伯千萬倍

之艱者惟后勿敢易其爲后臣勿敢易其爲臣
正心誠意交儆一堂未事而預謀當幾而詳審
不競不絀無偏無黨神遊千萬里之遙慮周千
百世之遠說命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爲君臣者欲事事有備無患則克艱之心詎敢
須臾少釋耶昔孔子引人言爲君難爲臣不易
夫難與不易原分重輕然亦就主治輔治別其
責之大小耳試觀臯夔伊旦無不以國事爲已
事其克艱之心未嘗減於君禹故統之曰克艱
也但世不乏明主而每患少良臣三代以前君

御覽經史詩集 卷一
臣一德喜起賡歌曼乎尚矣卽漢之文帝唐之
太宗其時若申屠嘉魏徵輩亦能相與有成者
蓋一人旣以天下之心爲心諸臣卽當以一人
之心爲心則以實心行實政同心交輔上下克
艱德業成而事功著斯政乃乂黎民敏德何慮
治不古若耶臣聞志不惕則神不凜古之人盤
盂有銘刀劍有銘戶牖有銘所以觸目而警心
也臣不揣固陋敬爲萬世御座銘其辭曰天生
蒸民作之君師動靜語默日監在茲遙遙寰宇
一人是主惟命靡常有德斯祐於皇念哉惺惺

靈臺敬勝義勝厥修乃來夙夜戰兢深宮乾惕
一夫失所已饑已溺惟明乃斷惟虛乃公剛克
柔克允執厥中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文德武功
有備無患一日二日端在謹幾漸不可長顯由
於微理財有經知人則哲明慎用刑黎民徧德
清心寡欲去佞任賢乾剛獨攬國本乃堅從諫
如流賞罰不忒持滿戒盈溫恭允塞堂廉咨儆
上下交修禮陶樂淑永綏大猷欽哉元首承先
啟後祖考式憑克艱厥后又爲萬世臣陞銘其
辭曰堯舜君民引爲已任布化宣猷期於克稱

夙夜匪懈端在勿欺天威咫尺豈但四知工曰
天工位曰天位受祿膺封何以無愧是惟盡職
詎論尊卑各循已分知無不為敬則生明勤則
生敏赴事圖幾怠荒悉泯公爾忘私國爾忘家
殫忠竭智砥礪有加匪徇而情匪植而黨同寅
協恭善類斯廣芸芸兆姓原吾同胞推心置腹
轉達恩膏立綱陳紀有條有理善則歸君過則
歸已防微杜漸勿曠庶官功崇業廣永圖治安
守經達權慎終如始道有當然敦行不已為上
為德為下為民欽哉聖訓克艱厥臣

書經

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

編修臣錢琦

呂祖謙曰克艱者厥后厥臣各止其所之意君
克艱君之事臣克艱臣之事思不出其位也

臣謹按古今治亂安危之機常相倚伏未有不
自上下交儆乃克致於上下交泰者一日不宵
旰則萬幾之叢脞因之一事不奮勤則百事之
因循積之其幾甚微而所關為最大無他勤苦
之至造物亦鑒其衷怠玩之萌匪僻即乘其隙

御覽經史詩書 卷一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也今有尋常士庶之家其所治不過數人耳其所經理一日不過數事耳顧其父肯堂其子肯構必有相濟之美而後可以振厥家聲而况所治與所經理更有萬萬倍於此者且夫守成之后尤與創業異何則王者受命而興將欲垂統於無窮必不暇作宴安之想且其時天下甫定卽凡一切事宜但得規模大備已足觀矣若數傳而後風會日新文明大啟其間因革損益與時變通欲承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則其所爲大備者當必進於美善焉

而又承平日久玩志易生庶務日繁倦心易起昔匡衡有言曰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强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然則持盈保泰之思較之撥亂反正之意洵當有深焉者若夫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則后之艱卽皆臣之艱也其大臣則職在調和燮理其小臣亦當効力宣猷其在外者則職在布化承流其在內者亦有官守言

責然而爲上或致於損下師古或易於泥今喜
功者好言振作而未免紛更避事者托言鎮靜
而多致廢弛縱聖明寬大亦或舍短而錄長而
此中未慊寤寐能自安乎然則如何說者謂后
與臣總莫若以實心行實政臣愚獨謂政患其
不實心患其不虛試觀三代以後不乏勵精圖
治之君臣顧往往欲興一利而弊卽隨之甫除
一弊而弊又潛中之揆其故大約信心太過恃
其意之無他而愈以增其偏執膠固之害虛則
公公則明明則誠誠則自無不實故下文卽曰

稽於衆舍已從人蓋言心不可不虛也抑臣更
有說焉天下事衆勞不能獨安衆勤不能獨逸
世未有舉朝盡臯夔稷契之臣而不能致君於
堯舜者也慕笙簧之樂而委蛇自得雖賡歌之
盛無補朝綱挾夙夜之誠而盡瘁鞠躬卽吁咈
之中無慚一德商書亦曰爲上爲德爲下爲民
蓋臣責之所係若是之重且大則知人則哲人
君用人之際是尤所當謹慎者歟

書經

帝曰兪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

編修臣諸錦

孔安國傳云攸所也善言無所伏言必用如此則賢才在位天下安寧

蔡沈集傳云舜然禹之言以爲信能如此則必有以廣延衆論悉致羣賢而天下之民咸被其澤無不得其所矣

臣謹按經義而知治天下莫大於用人用人惟其賢而賢之可見者先徵於言此舜禹孜孜相

御覽經史詩義 卷一
詢者急親賢也用以四言推廣其義蘊而比次
敷陳之以備

天家用賢之治理焉國家之政首在得人穆穆唐虞
四岳五臣翼爲明聽賓于四門都兪吁咈喜起
臣鄰及斯伯與帝曰工倕百揆庶尹朱虎熊羆
兩階率舞九成來儀孰典禮樂夔龍伯夷禹拜
昌言九歌勿壞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亦越成湯
得師者王用人惟已立賢無方汝鳩汝房誼伯
仲伯司空明居巫咸伊陟甘盤傳說武丁中興
聖惟從諫正則從繩豈無巨川惟賢楫之豈無

酒醴惟賢藁之亦有鹽梅而不和羹功用曷施
鼎鼐焉成繫惟古訓學則多聞允協成德永綏
兆民文武造邦誰贊厥功干城且兔渭水非熊
卷阿矢音鳳鳴雖喈成周太和邦實榮懷吉甫
作誦宣平聿昭烝民韓奕江漢崧高洎乎春秋
強弱詘伸晉文克伯三士上人管鮑高國桓公
以安衛多君子史蘧在焉展禽受命齊侯還師
子產有辭諸侯賴之不貪爲寶賢哉司城秦得
奚余西陲式增倚相射父楚實有材宗國之楨
新甫徂徠七雄並峙戰國之間駿馬市骨金臺

集賢神師出拜甲士爭先報燕樂毅復齊田單
干木藩魏却秦魯連存魯端木霸越計然包胥
救楚子房為韓相如澠池趙璧既完樂羊篋滿
倚任中山彼區區者偏霸是屏得賢之効尚莫
與京漢高新豐蕭曹魏丙南陽王業鄧馮寇耿
堂堂武鄉抱膝隆中仁義之師儒者之宗唐之
賢臣姚宋房杜開元之際九齡風度建中克復
渾瑊馬燧外惟李晟內實陸贄憲宗恢宇相臣
裴度會昌復振亦有德裕中間馬周千載奇遇
風雲會合明良作覩慶歷以還文富范韓君實

作相磐石之安連茹彙征張秦范劉珥筆編年
著錄千秋眉山軾轍廬陵敞放長樂兩陳南豐
二曾追韓躡歐包劉越羸禮樂文章玉質金聲
濂洛以來文教大成

聖主在上遠過漢唐師臣者帝賓臣者王賢退而吁
賢進而俞賢集而都賢乏而需于以董正扈民
無淫于以典禮有林有壬于以經費民用不匱
于以勞民民之攸暨獻納雨露奉常寅清平司
廷尉仙集蓬瀛司寇詰宄播以祥刑兵革無虞
水土既平凡此光榮惟賢是成其在高辛八愷

挺生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其在高陽八元孔多
忠肅共懿宣慈惠和麟之儀儀鳳之師師芄芄
黍苗湛湛露斯薄海來賀四方無侮九州攸同
萬邦無斃母曰無式有馮有翼母曰無職有孝
有德非賢不乂非后不食雉膏待斟井渫用汲
承天之祐

一人有慶心無爲也以守至正萬邦咸寧羣黎百姓
猗與萬載保泰之盛臣不勝竦懼戰慄之至

書經

嘉言罔攸伏

編修臣竇光鼐

臣謹按禹之祗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
厥臣而舜之答禹首以嘉言罔攸伏爲言此可
以知帝王致治之本矣夫舜以濬哲溫恭之德
廣敷奏明試之治豈真有或伏之嘉言乎而猶
諄諄於此者何也蓋天下之理雖聖人亦有所
不能盡而日用飲食之事雖愚夫可以與知今
有十事於此我知其九而不知其一則一事廢

矣自一而積之至於十百千萬其廢者已不可勝計也而况所知之未至於九也人知其一而我用其一則一事舉矣自一而積之至於十百千萬其舉者已不可勝計也而况所知之未必止於一也聖人知其然故常導之使言言善而人亦善則揚其言并舉其人言善而人未必善雖棄其人不廢其言明目達聰之朝寧有以言爲諱者哉且夫古之所謂言者非如後世諫臺有專官也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周官三百六十無不得以言至於天子之前者然猶恐不

及也則又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史書過失工誦箴諫士傳民語御瞽幾聲之上下夫是以志同道通而嘉言不壅於上聞也中庸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詩曰詢于芻蕘此帝王之治所以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流風餘烈猶可以爲後世法也唐太宗貞觀元年制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論者以爲貞觀致治之本又嘗謂蕭瑀曰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况天下之務乎乃命京官五品

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民疾苦政事得失夫五品以上其人未必皆賢卽云賢矣其所見詎必有加於太宗哉而太宗孜孜求之若不及然故其時房杜王魏之徒繩愆糾謬輔贊政事虞褚姚歐之屬更日入直商確古今至於治成道洽史書大有二十餘年幾致刑措君子不以多諸臣輔治之力而以美太宗聽言之功夫非其明效大驗耶陸贄曰君人者以衆智爲智以衆心爲心恒恐一夫不盡其心一事不得其理魏徵曰君雖聖哲猶當虛已以受人故智者

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由是言之兼聽則明偏聽則暗盡下則興矜已則敗史冊所傳其已事可觀也然則舜闡克艱之旨而諄諄以嘉言罔攸伏爲言真萬世之金鑑也夫

書經
傲戒無虞

侍讀學士 臣 金相

林之奇曰舜之盛德于淫佚怠荒諸事雖不至此然而傲戒之意實未嘗敢忘此益之所以拳拳爲舜告也

臣謹按自古帝王運際艱難經營締造不遑寧處有慮必獲有爲必成惟常懷憂危之念故能燭照于未形彌縫于未著往往可憂之事自此而消若夫太平有象朝野清寧常自以爲無足

御覽卷之四十一
深憂往往可憂之機已隱伏乎其中而莫之覺
由此觀之有虞而知儆也易無虞而知儆也難
無虞而知儆者道德之君也有虞而知儆者英
明之主也無教逸欲有邦堯舜之無虞知儆也
魏徵若在不使朕有是行唐太宗之有虞知儆
也若夫有虞而並不知儆者斯又其次焉者也
夫有虞知儆非材識明敏者不能悔悟深切然
俟事至而方爲之備患至而始爲之防則倉皇
急迫已有杌隉難安之勢曷若國家閒暇及是
時明其政刑之爲愈乎臨渴掘井勞而無成未

雨綢繆民誰敢侮惟彼聖哲知覺獨先深謀遠
慮無處弗周盛明而念及艱危一日而計及百
世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至于如此其極也
漢唐以下賢君類皆苟可以安而止夫苟可以
安而止則未可安而必不止可知也是以得失
參半純疵相兼治不古若其以此哉明德如舜
怠荒佚樂寧或有此而禹陳克艱之謨益申儆
戒之旨其言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者
修之身者也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
志惟熙者修之朝者也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

罔拂百姓以從已之欲者施之天下者也而貫
徹乎始終檢束乎內外者則一以必儆必戒之
心植其體而握其機焉在泰之上六曰城復于
隍言不知所做則泰卽轉而爲否也否之上九
曰先否後喜言知所做則否可轉而爲泰也盛
衰因乎時補救存乎人主治出乎君翼贊恃乎
臣使君曰無虞而臣亦曰無虞君曰可虞而臣
反曰無虞其不至君日驕而臣日諂者幾希矣
然則無虞加儆豈獨君道爲然凡屬股肱孰不
宜共體此心以分任其責哉

書經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編修臣秦蕙田

蔡沈曰任賢以小人間之謂之貳去邪不能果
斷謂之疑

臣謹按平天下之道首重用人人品不同賢與
邪二者而已用舍有定任與去二者而已其始
貴有鑑別之識灼然而不淆其繼加以剛健之
力毅然而不奪蓋賢邪之判在心術而心術之
辨在公私心術而果出於公歟其氣象必有光

明磊落之概其行事必有公平正直之體難進
易退爵祿非所戀也矯枉從正時議所弗徇也
潔已獨立而不藉聲援竭忠盡愚而不避艱險
在大僚則以責難陳善爲恭而不以趨走承順
爲敬在下位則以恪勤匪懈爲職而不以營求
干謁爲心隱微幽獨之中但知有愛君奉國故
曰公也如心術而或出於私其情狀必有掩飾
閉藏之態其行已專以便僻側媚爲能始而患
得終而患失脂韋諧俗而惟取模稜因循緘默
而但求保位其幸而循資歷俸以至大僚則容

悅固寵而全無建白倘或淹滯下位則逢迎希
冀而不憚卑污處心積慮第知有身家爵祿故
曰私也公與私之辨彰彰如是而任之去之往
往有未當者則貳與疑之過也夫賢者之事君
也議事則據理而不涉揣摩奉職則秉法而不
容假借如事屬可行縱破成例而不顧如不可
行雖違成命而不辭處唯唯諾諾之中獨有審
審諤諤之概而奸邪之人惡其不便已也遂委
曲隱約以中傷之不曰沽名則曰賣直不曰歸
過則曰攬權日浸月潤漸就疎遠而不覺甚且

有不原其大節而微疵小過指摘交加吏議亦隨其後者此從來善人君子每不能久安於朝廷之上而展其素志皆貳之故也彼邪人之保位者反以是爲戒苟同隨俗務爲彌縫非之無非刺之無刺當利害得失之交全不以民生國計爲念其所輾轉躊躇者不曰拂上意則曰碍人情調停之外無他長承順之外無他術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貪營係戀而不去雖人主穆清之中時多鑒察然以其小心寡過也則寬大以容之矣以其備位年久也則姑且以留之矣而

不知職事已爲之漸廢人心已爲之漸靡風俗已爲之漸偷紀綱已爲之漸弛而其人享有祿位宴然自以爲得計此則疑之說也然則如之何而後可亦惟曰誠而已矣剛而已矣誠則不貳剛則不疑果能確知其賢而任之開誠布公推心置腹與之斷大事而不疑其擅與之圖密計而不患其私與之進退人才而不嫌其黨與之賞罰事權而不慮其專有所言而裁之以理無弗聽也有所行而規之以成無弗從也有所忤而曲諒其心無弗恕也有所薦而明試以功

無弗用也光明洞達表裏如一則真意交孚融
洽膠固雖欲少自退諉而情有所不安稍爲欺
隱而心有所不忍矣夫然後利有舉而必興害
有除而必去朝廷之上寧復有委靡觀望之習
待人主之焦心勞思別求挽回轉移之法哉至
於陰邪之輩一有覺察則立加罷斥雖無大過
亦勒令退居不使倖位以妨賢路如此則賢安
有不任邪安有不去天下安有不治者是以誠
爲體以剛爲用之效也夫以大舜之德有虞之
治其存心豈復有不誠其立政豈復有不剛而

益顧以是諄諄進戒者實有見於誠之難盡而
剛之未易足也誠者真實無妄而無一念之私
剛者不可屈撓而無一毫之惑誠爲剛之體必
此心純粹中正全乎義理之公其燭物也如鑑
之空而妍媸必當其處物也如衡之平而錙銖
不差內不偏於喜怒好惡之情外屏絕乎籠絡
駕馭之術乃能有所任而必果有所去而必決
剛之用於是乎行此所以堯舜禹授受止此執
中之旨而兢兢業業總不外人心道心之間蓋
以爲勿貳勿疑之根柢也今觀二典所載自分

命羲和至二十二人惟以任賢爲事則庶幾不
貳而堯在位日久當疇咨若采則驩堯共工轉
相推薦堯知其靜言庸違而終未去四岳薦鯀
堯知其方命圯族而終未去則堯之朝四凶猶
在側也亦可以見勿疑之難矣是以大學釋平
天下首重用人而論用人則申言見賢不能舉
舉而不能先之命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
遠之過卽勿貳勿疑之說也而歸本於慎德然
則欲任賢去邪以平天下舍誠意正心將何從
哉

書經

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
用厚生惟和

編修臣王居正

王炎曰政之大要莫切於養民六府養民之具
也正德所以養其心利用厚生所以養其身溝
澮之導瀦之蓄井之汲水之修也鑽燧有變焚
萊有禁火之修也產於地取之有時鎔範而成
之金之修也植於山林斬之有時掄材而取之
木之修也辨肥瘠相高下以植百物土之修也

播種有宜耨穫有節穀之修也水以制火火以煉金金以治木木以墾土土以生穀此六府之序六府修然後可以正民德先富而後教也織衽而衣耒耜而耕釜餽而爨資六府以利用也老有奉幼有長鰥寡廢疾皆有養資六府以厚生也六府出於天地而修之在人三事行於天下而和之在人

臣謹按古帝王之治天下也有綱有目綱一而已無古今之異所謂聖德修而萬民化也目則有萬補偏救敝興利除害隨時而變因地而殊

者也然嘗綜其大旨惟一曰養民其養民也有三曰正德利用厚生而其所以利用厚生者則又有六曰水火金木土穀宋儒呂祖謙有言雖歷萬世之遠不能外天地以有生外六府三事以爲治是禹之功與天地相終始也審斯言也則後世之六府三事不能有外於禹之六府三事而其所以修之和之者亦不過期於便民而止不必異也亦不必同也不必相襲也亦不必相泥也是故耕而食鑿而飲織衽而衣釜餽而爨以至鑽燧有變焚萊有禁五兵田器之有其

制舟車宮室之有其宜古聖王或相制以洩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足而成法既立守而勿失其歷古今而初無變易者固無論矣他如治河漕運錢幣田賦積貯諸大政漢唐而下損益互殊因革不一載籍具在可考而知卽如禹之時六府所最急者莫如水八載隨刊已奏平成而猶盡力於溝洫正以殺九河之支流防助河之霖潦而底平成於永奠也故其時無堤無堰而享安瀾之福者幾及八百年殷周而降代有決徙然前代河決不過慮壞民田廬而已近代則

兼慮防漕夫古者獨去其害因收其利天下尚苦於爭利而不勝其害若去害與興利一事並謀則欲去其害而難乎爲利欲留其利而難乎爲害昔之治河者曰堤防省而水患衰今之治河者曰築堤以束水則水迅而自瀉河亦不濬而自深夫亦惟是講求乎利導宣洩之法兼察其衝擊之所從而預爲之備稍有可虞不時修治其庶幾於國計民生交有賴乎此古今水政之異同也若夫金之屬有五其權重輕通貧富而可以通行者惟銅而已顧三代以前以穀粟

爲本以泉布爲權故鼓鑄之法未詳考管子曰
禹鑄歷山之金以救民之困湯鑄莊山之金以
贖民之無檀賣子者此但因民之所利爲貿遷
有無之藉而已自太公立九府圜法而國之經
用資焉矣厥後有輕重之制有直當之法法制
遞更得失參半宋元以來錢之流行最盛而錢
之滋弊愈多大約有錢不行之患有錢不繼之
患有僞錢錯行之患而要其弊竇有二曰私鑄
曰私銷乃其所以救弊之道亦有數策一如劉
秩言重銅禁則銅不他用而鼓鑄之用給銅不

布則盜鑄者無因而公錢不破此與賈誼之論
相合一如孔顛論鑄錢不可以愛銅惜工蓋不
愛銅則鼓鑄無利若不得利則私鑄不敢起私
鑄不起則斂散歸在公上鼓鑄權不下分此皆
鼓鑄之良法可以參酌而行之者歟此又古今
金政之一端也至於禹之時水土甫平田政孔
亟於是咸則三壤成賦中邦而地利盡出焉迨
法歷三代而井田之制乃大備後世言田賦者
必推之蓋其時土曠而人少又田皆在官之田
而無在民之田故其法行之久而無弊自井田

既廢田乃不在官而在民矣於是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則自秦始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下中則自唐之兩稅始復古之士往往思變其法則反至於煩擾無稽而國與民俱受其病則以古今異宜故也然則田賦之善政惟在薄賦以恤民初不關田之井與不井也不然代田限田均田永業諸法昔人行之往往不便此非其明驗乎此又古今田政之權輿也乃若國以民爲本民以穀爲天故六府言土而必兼穀者正以見民之所重在此也

考之王制記虞夏殷周四代之法乃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然則古所稱九年六年之蓄者蓋率土臣庶通爲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氓記所謂雖有凶荒水溢民無菜色良以此也王制既衰雜以權術魏用平糴之法漢置常平之倉利兼公私頗亦爲便厥後曰和糴曰義倉曰社倉或則謹其斂散於上或則專其出納於民奉而行之具有成效乃始而備儲後則專爲軍國之需矣始而設於鄉社後則社變爲縣縣

變爲郡矣窺諸立法本意已不相合而况胥吏
之上下其手小民之隱受其累法久弊生可不
慎乎要之積貯者天下之大命苟其法之旣弊
也則當窮其致弊之由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
則全革其法貴賤之數斂散之宜要在乎因時
因地因勢而變通之不可執一而論也由此數
者以觀之則六府三事之修於禹者不必盡有
合於今也而其修於後世者亦不必盡有悖於
古也化而裁之存乎其人神而明之存乎其心
若執古人一定之法而曰必如是然後可以修

六府和三事其於大禹修和之旨詎有當哉

書經

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編修臣路斯道

蔡沈集傳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者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而生五穀或相制以洩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足而六者無不修矣正德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所以正民之德也利用者工作什器商通貨財之類所以利民之用也厚生者衣帛食肉不饑不寒之類所以厚民之生也六者既修民生始遂不可以逸

居而無教故爲之惇典敷教以正其德通功易事以利其用制節謹度以厚其生使皆當其理而無所乖則無不和矣

臣謹按天之生斯民也必有以養之而生始遂必有以教之而性乃復而教養之責總以屬之聖人洪範五行云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此五行者民之所由以生亦卽民之所藉以養也蓋天有四時以配元亨利貞之德而五行之氣順布歲功成焉地有四方以定東西南北之位而五行之次分屬民居奠焉其數

則本於河洛在河圖則一六居北水之潤下也二七居南火之炎上也三八居東木之曲直也四九居西金之從革也五十居中土爰稼穡也在洛書則水木不易其方金火互換其位而耦數奠於四隅卽土之分旺於四季也以其流行之序而言則水生木而木生火火復生土土生金而金生水水復生木天命之所以默運而不已也以其對待之體而言則南北爲經水火之陰陽互根東西爲緯金木之斂散各異土無定位冲氣居中而寄於坤艮二維地道之所以相

與於有成也相生本於河圖相克本於洛書書
言六府以相克爲次蓋法洛書入用言之地道
也孔穎達曰此言五行與洪範不同彼以相生
爲次此以相克爲次蔡傳宗之朱子曰水如隄
防灌溉金如五兵田器火如出火納火禁焚萊
木如斧斤以時之類古人設官掌此六府如此
則遞克而生五穀之說不必泥也古者神聖首
出仰觀俯察以開物成務其命官分職多取義
於五行是以勾芒爲木正祝融爲火正蓐收爲
金正元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雖歷代因革不

同而龍火雲鳥亦假五行之方色以別職守則
五行之各名爲府有自來矣後世五行之專官
不見而六官取象天地四時其遺意也虞廷雖
有六府之號而其官則二十二人之中已無不
備若禹平水土司空職也水土之府兼修之矣
后稷教稼司農職也穀府之修有專責焉益之
掌火則以虞衡明火禁而火之府修夷作秩宗
則以春官達木德而木之府修至於臯陶明刑
弼教實爲秋官金行之府不賴之以修乎必如
陳師凱之解水克火爲烹飪火克金爲煨冶金

克木爲成器爲相制以洩其過斲木爲耜揉木
爲耒耒耨之利以生五穀爲相助以補其不足
共工之職足以兼之六府之修不若是易也乃
獨歸功於禹者以禹宅百揆故也亦見財成輔
相之道非聖人不能矣六府旣修而有以養民
之身三事不治則無以養民之心養民之政未
備也其時敬敷五教則有契爲司徒而正德之
事和矣制器鳩工則有倕作共工而利用之事
和矣但見禮明樂備而俯仰有資法制修明民
安樂利厚生之事不有專官而亦無不和矣是

不第養民之身且有以養民之心善政旣備
矣乎然則人主而欲講求乎府事之修和亦正
不必拘何者爲水火何者爲金木與土穀也庶
職咸修而無不修矣亦不必專指何者爲正德
何者爲利用與厚生也萬幾咸和而無不和矣
而其要則操之於一人之身洪範五事云貌曰
恭恭作肅其休徵則爲時雨若言曰從從作乂
其休徵則爲時暘若視曰明明作哲其休徵則
爲時燠若聽曰聰聰作謀其休徵則爲時寒若
思曰睿睿作聖其休徵則爲時風若貌澤水也

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夫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則百穀用成而民食自裕是六府之修一人修之也詩有曰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則其身正不令而行德有不正者乎月令曰命工師效功按度程禁淫巧則不作無益害有益用有不利者乎詩又有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帝命率育陳常時夏則躬自儉約以教導民而食時用禮緩急有資民生不有極厚者乎是三事之和一人和之也府修事和皆係之一人之身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

宜以左右民其是之謂乎

宜以古法其最之謂乎

書經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侍講臣鄂容安

蔡沈曰無稽者不考于古弗詢者不容于衆言之無據謀之自專是皆一人之私心必非天下之公論皆妨政害治之大者也言謂泛言勿聽可矣謀謂計事故又戒其勿用也

臣謹按有精一執中之學必有執兩用中之治帝王之道同條共貫質諸而不謬公平廣大建諸而不悖曠然一出於無私而已無稽之言爲

私言弗詢之謀爲私謀勿聽勿庸所以期協于中也夫以禹稟資上聖屈已受言駸駸乎二帝之舍已從人樂取爲善矣其於二者宜可無慮然且心法授受諄復告誡者誠以黷纒凝旒偏聽易壅保盈持泰集思宜廣也自昔言之邪正判於心之公私惟其人求多聞事罔獨斷也故古曰在昔昔曰先民而浮游不根之談絕矣周爰諮諏周爰諮詢而嘉猷入告之益闕矣若彼私言與私謀者則豈第不考于古罔咨于衆專已自是云爾哉或援引附會按之不適于用或

伐異黨同執之勿顧其安危言破碎予智自雄馴至飾六藝以文姦謂人言之弗恤周公之所謂壽張爲幻仲虺之所謂自用則小其妨政害治正坐是耳聖王知其然也是故師氏詔媿保氏諫惡設鞀以招之懸鐸以求之矇眵亦獻其箴龜筮亦效其占凡以嘉言罔伏而詢謀僉同庶幾無稽弗詢不以擾我協中之治也抑洪範之篇次五曰建用皇極則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次七曰明用稽疑則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蓋人主先清是非可否之源而後徐

御覽經史考義 卷一
收明目達聰之用皇極之卽爲中也私言私謀
之皆勿協于極也其理殆有互相發明者然則
以執中之學布用中之治內外相資尤在窮理
居敬之豫其功也歟

書經

禹拜昌言

監察御史 臣 吳煒

臣謹按古之所謂昌言者豈徒瑣瑣焉爲無足
重輕之論無關國計民生之利弊徒咕嗶空言
以爲具文云爾哉君陳篇曰爾有嘉謨嘉猷蔡
沈集傳釋其義曰言切於事謂之謨言合於道
謂之猷則凡不切於事而爲迂濶難行之言不
合於道而爲操切苟且之術皆不可謂之昌言
而况以陰險不測之心爲告訐沽直之弊有害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
於人心風俗者又其下焉者哉今夫進言者亦
行其心之所發而已矣其心爲卑鄙而無遠大
之識則其言必出於瑣細世俗而不可以爲經
國之謀其心爲拘牽文義泥於古而不達於今
則其言必暗於事勢而不可以見之於行其心
爲茂古荒經祇圖一時苟安之策而忘帝王遠
大之規則其言必多無稽之論而不可以信今
而傳後其心爲險僻徇私而非光明正大之體
則其言必有乖於大義而不可以對人者并不
可以對已是故其爲言者皆其心之聲也夫聽

言者亦觀其心之所存而已矣臣細繹古人昌
言之義昌之爲言大也謨則訐而猶則遠可以
爲定命可以爲辰告所謂明徵定保而不徒爲
一時之計區區補苴塞漏已也昌之爲言明也
其義質之幽獨而無慚宣之朝野而無愧可以
明目張膽於大廷廣衆之前而不至如徇私隱
射以開告密之門者也而要其進言之本必先
正其心始正其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
正百官以正萬民皆由於一心基之而其所謂
正心之要必自存誠始其心果至誠而無私則

其心爲忠君愛國之心其言卽爲忠君愛國之
言卽有時出於憤激之論而其誠意之所積可
以貫之金石而不磨亦可以諒其心之無他此
卽夫子所謂事君勿欺之論信而後諫之至理
故曰昌言也可以拜也否則沽名釣譽以爲苟
且功名之計甚則冒險藏奸以爲報復私仇之
隙此其心已不可以自問又何以結主知又何
以對天下其與古之所謂昌言者不大相刺謬
也哉又何拜之與有

書經

臯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
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少詹事 臣張鵬翀

宋蔡沈集傳身修則無言之失思永則非淺
近之謀厚敘九族則親親恩篤而家齊庶明勵
翼則羣哲勉輔而國治邇可推之遠蓋身修家
齊國治而天下平矣

臣謹按唐虞之世君臣交儆故能無怠無荒以
成風動時雍之治而臯謨所謂慎修思永者尤

御覽經史叢書 卷一
爲修已治人之要九族之惇睦庶明之勵翼皆
自慎修其身致之邇可推而遠卽此修已治人
長久之道也禹美其言拜之宜矣禹之進於帝
曰慎乃在位安汝止惟幾惟康卽慎修其身之
謂也惟動不應僉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
休則所謂思久長而宜遠邇者亦不外是禹臯
之言若合符節總期於能慎而已兢兢業業一
日二日萬幾是人主所爲慎幾微而防逸欲者
實爲四海人民所托命萬年基緒所係屬寧得
有一時一事之或忽哉臣竊倣昔人十思九德

之意約舉大端條列爲十以備

聖主觀省之助

一曰慎起居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一言一
動無弗記所以儆惕人主使有所敬忌而不敢
忽也今起居注之職猶左右史之遺然所記者
班朝莅官之大端而深宮燕閒非所及知左右
摯御又未必如古者之必擇正士也起居之不
時動止之無節孰敢與知防惟在人主之自爲
檢制焉爾念此身爲天地民物之主當保護愛
惜以凝基命於宥密雖在深宮燕閒無時不畏

御覽紀事 卷一
于天命畏于民器而褻慢無益之戲必有所不
爲者矣程子謂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近宦官宮
妾之時少斯亦敬慎起居之要旨也

二曰慎玩好書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蓋有所
玩必有所忘所玩者小所忘者大人主一心窺
伺者萬端偶有所好不及自防久而溺焉則心
爲物漬始則明知其非而不能自止浸淫而與
之化則并不知其非雖有諫諍亦無自入矣故
漆器造而諫者十人玉杯興而賢臣三歎古之
明戒也卽琴書釣弋足以養性而怡情然以德

性爲本自無沈溺之失若失其本而專事其末
其去玩物喪志也幾何矣况人主一有玩好則
迎合者必乘之以入玩好者貢獻之媒也貢獻
者苞苴之漸也可不慎與

三曰慎驕矜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人君爲四
海臣民所仰戴尊莫並焉勢莫隆焉所謂位不
期驕祿不期侈者蓋不足以言之矣然驕矜所
由大端有二一則享太平之盛自恃富强謂金
甌無闕則縱心佚志萌焉一則膺睿哲之資自
恃聰明謂舉世莫及則讒諂面諛進焉二者皆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
著在前史爲世炯鑑然臣竊謂自恃富強者一
經縱恣旋踵衰耗懼而修備或可改圖自恃聰
明者予智自雄雖經挫折不能改悔往往至于
淪替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欲求
惇敘勵翼之功者可不戒慎乎哉

四曰慎喜怒人大喜毗于陽大怒毗于陰陰陽
并毗百疾交至謂喜怒之不可過也然喜爲順
境或能勉持所傷猶少一發而難制者惟怒爲
甚是以聖賢之學必于怒時置其怒而觀理之
是非則在物之可怒已無與焉此治怒之道也

况帝王之喜怒有異常情喜則不免僭賞怒則
不免濫刑僭賞則多倖濫刑則難堪况盛怒之
下不能自制如唐太宗怒殺張蘊古後雖悔之
亦何所及此喜怒之不可不慎也

五曰慎觀聽帝王明目達聰以廣觀聽蓋一人
之聰明有盡天下之聞見無窮也兼聽並觀期
於集思廣益而眩惑聰明者甚多非窮理盡性
獨觀昭曠之原則觀聽必有所蔽而猜疑因之
以起詐僞乘之以入故觀聽不可不慎也且觀
人之法必自聽言而詳而言非一端有似私而

實公者有假公以濟私者有自爲謀則過而爲國謀則忠者若廓然大公虛中聽受則詐僞自然消沮一存逆億之見則無適非私衆進則疑其黨同獨陳則疑其立異自矜明察翻致欺誣虛詞惑聽則幻蜃成樓密奏傷人則含沙射影斯則事無定準人挾嫌疑大臣避嫌則舉劾不敢盡公小臣避嫌則庶事動多壅滯臣嘗謂聽言者但當察其理之是否不必究其意之公私無益于國無濟于民雖公何補苟有益於國計民生雖私何害一人之自利有限而天下萬世

之利無窮也竊謂聽言如此則集益宏多兼聽並觀無適非聰明之藉奚必臯謨禹拜哉此五者皆修己之要而治人亦在其中所謂慎修思永者思過半矣

六曰慎財用國家以理財爲先務量入爲出政之常經侈無益之費興不急之役縱心志之欲窮耳目之觀皆所以耗財用也臣觀歷代侈費之主陳隋荒淫無足比數漢武帝唐明皇皆英主也一則外窮兵革內事神仙一則娛樂聲色蠱惑心志皆侈費無極工役繁興坐見富強立

御覽經史講義 卷一
成耗匱覆轍相循良可痛已且濫用者必濫取
搜括羨餘網羅市貨以充私用者有之好奢者
必吝予膏澤不下賞賚不行者有之此財用之
不可不慎也

七曰慎舉措人主之大權莫重於舉措舉直錯
枉則民服舉枉措直則民不服聖人之言萬世
之準則也古者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故用人必
采公論草野至愚而賢否較然不可欺間有一
二聲實不符者故國人曰賢猶必加察未有衆
論共加指摘而可置之上位者也孟子曰國君

進賢如不得已蓋稍有不慎必至賢否混淆尊
卑倒置使海內失望卽早自覺悟旋加罷斥而
轉移之際所傷實多此舉措之不可不慎也

八曰慎刑獄獄者天下之大命一成而不可易
故君子尤加慎焉當今刑獄之事可謂至詳至
慎無復遺議矣然臣猶欲獻其愚慮者每歲閱

秋審冊罪至死者不下數千其情實而勾決者
十不一二苟有一綫可生之路無不仰荷天地
覆載之仁固望斯人之遷善遠罪漸臻圉空刑
措之盛也然而囹圄之中日積日多勢必填滿

御覽經史考卷一
獄戶治獄之吏不無煅煉周內豈能盡雪覆盆
臣竊謂數赦既非美政宜令一二公正大臣清
強御史親歷其地清理刑獄酌量情罪而入告
焉以施法外之仁以布維新之化用以明章國
憲扶植人倫未必非教化轉移之一術也至如
劫掠殺盜等類昔人所謂不待教而誅者今往
往首惡經久逋誅爲從輒從寬減又豈足以懲
奸宄而儆凶頑乎故好生之德寧失不經而除
暴安良正非姑息之謂也斯則于至慎之中又
加慎焉者也

九曰慎治忽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道
罔不亡治忽之義有明徵矣人主孰不欲治安
而往往卽于危殆者禍生於所忽而患氣積也
今天下休養百年仁漸義摩兵革偃息洵可謂
治且安矣然臣竊有慮者生齒日繁費用日廣
自公卿至于士庶鮮不患貧當久安長治太平
無事之時而天下無寬然有餘之象幸而年穀
時熟庶幾小康偶或水旱不時卽勞補救豈可
爲萬年經久之計哉書所謂慎修而思永者可
惕然深思矣事變之來每積於忽微而乘於不

御覽經史言事 卷一
覺饑寒盜賊天下之患恒必由之念綢繆於未
雨防禍亂於未萌此治忽之幾不可不慎者也
十日慎怠逸書曰君子所其無逸古語曰戰戰
栗栗日慎一日蓋恐勤於初者不免懈於後也
近代政治之美莫如唐太宗尚有十漸不終之
虞其聽言納諫爲後世所希慕然始而賞諫繼
猶樂諫終則勉強從諫是知始終如一者難也
又云愛民之言不絕于口適已之事不忘于心
是則表裏如一者又難也我

皇上天縱聖明孜孜求治宵旰憂勤必期追蹤唐虞

三代之盛軌漢祖唐宗詎足比方然臣竊觀當
今治象未知視貞觀時遠過與否是以區區之
忱願益加勉而無怠焉修己之要治人之方雖
非固陋所能知或足備觀省慎思之一助伏望
聖主念微臣悽悽之愚衷俯賜采擇焉

書經

在知人在安民

侍讀_臣李清植

傅氏元初曰知人安民千古致治盡此四字

_臣謹按君之所治者民也所與共治此民者臣也治民之道爲養爲教甚多端矣而必以安之一言爲要領有如厚民之生則因其所利而利之而不以科禁繁多者妨閭閻之作息此所以耕田鑿井而忘帝力也又如正民之德則率其所性而導之而不以文法峻密者啟官吏之苛

繩此所以不識不知而順帝則也若後世均輸和買諸法以及一切之鈎覈約束其初意本欲以便民也而適以擾民則與安民之意異矣其在詩曰誰能亨魚漑之釜鬻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說之者曰凡烹物者水火既調則不欲多以七箸動之而魚爲甚爲其脆疏而易散也故老子曰治大國如烹小鮮西周之治蓋如此是以詩人懷之厥後如漢之文帝宋之仁宗大抵皆載其清淨民以寧一殆得安民之遺意者歟雖然安民之政必得其人而後行苟奉行不善縱

有良法美意而民不被其澤此臯陶所以必先惓惓於知人也夫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然考臯陶之言曰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蓋謂人必有德然後可試之於事以驗其才也由此言之則知德爲本而才爲末古人所以有寧德勝才毋才勝德之論也今夫竹有本性也然後雖燬而不改其節玉有本質也然後雖碎而不易其潔物猶如此而况於人乎是故春梁不豎者必不足與任重也脚跟不牢者必不足與行遠也然則論人者若不先原其

居心察其行已而惟據其辦事以為衡必且以趨承捷給為佳士以矜囂武斷為幹員以用智揣摩為達識以舞文遷就為通材風氣所驅遂使人人以圓通為活法以軟款為時宜此人才所由以寢衰風俗所由以日下也臣嘗紬繹臯陶之兩言竊謂安民之道固必以知人者先之而後其政行而知人之道尤必以安民者核之而後其人得何者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主之大德曰仁本天之生行君之仁而致之民者則臣也故程子以視民如傷為司牧之要訣王旦以

民力既竭為救時之名言陸贄以散小儲成大儲為經國之至計諸葛亮以一夫失所皆亮之罪為鞠躬之蓋謀彼數子者皆三代以下之英也而以能存此意卓然為一時之名臣然則衡人者當知所重矣是故有能以固邦本為已憂以培國脉為已責而才猷又足以副之者其上也即使才猷雖短而仁心為質正道為坊者猶其次也其或旅進旅退而以曲謹自將以小謹自效抑又其次也若乃心存腴削利析錙銖而不顧大體不思遠猷必非俊乂之選矣夫唐虞

之際其官牧皆聖賢之侶而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是以康衢之謠擊壤之歌熙熙皞皞可謂民安之至矣而臯陶陳謨猶諄諄以此為說者良以人存則政舉朝廷正則天下治為國之道舍此宜無大焉者也

書經

在知人在安民

監察御史 臣 王興吾

疏人君在於知人善惡擇善而信任之在於能安下民為政以安定之也

臣謹按臯陶之言乃古今治道之要而在知人在安民又一篇之要也蓋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原所以治民故安民為立政之本而安民之政必待人以行故知人又為安民之本及禹聞言而嘆其事之難美其言之當故臯陶下

復言九德以爲求賢之準以爲必得如此之人而後可以行安民之政也夫自陶唐以來賢明之君歷代恒有其治功赫濯可傳後世者莫不由於用人之當而人才不同或以德聞或以才著顧人主所用何如而治功因之亦異臣竊考前事大抵仁主之用人先德而後才英主之用人先才而後德先德而後才如漢文帝之以厚重少文爲主而不喜更張喜事之人宋仁宗之裁抑僥倖而朝多善類然其弊或至安靜有餘振興不足故賈誼有可爲嘆息之言包拯有無

肯出身任事之語先才而後德如武帝之以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而其弊則急功利而後仁義以至四海驛騷民生不安者有之惟聖主之用人則重德而必佐之以才取才而必本之以德務使相需以成而不使有所偏重夫是以得人而成三代之盛也然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上以實求下以名應苟非實有以考驗之而欲其真實無僞也難矣故臯陶不曰用人而直曰知人也臣以爲安民之要在於舉賢任能而知人之法則在於精詳考核試觀於書堯之詢事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
考言舜之敷奏以言明試以功禹之乃言底可
績臯之乃言載采采此卽上古之考核也湯之
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武之建官惟賢位事惟能
書雖不言商湯考核之法而周制司馬論官辨
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
之則其考辨之嚴可知也至三代而下雄才大
略之主以信賞必罰驅策羣才以成大業者史
不絕書然亦莫不考其實得其真而後用之其
中如唐之太宗宋之太祖身致太平人材輩出
史稱太宗之謂魏徵用人彌須慎擇宋祖之於

州郡司牧以下咸躬自引對則其於人亦甚審
察矣而明之洪武則垂於寶訓曰任以職試以
事而其人之賢否自見是舍核實之法而欲知
人其道無由也然大臣之與小臣其地異而其
職亦異小臣智効一官能効一職其官理其職
修則其能也其官曠其職廢則其不能也此可
以職事核之者也大臣則董羣有司以宣布德
意者也有表率之責有舉劾之權則當以察吏
爲職舉能其官惟爾之能舉非其人惟爾不任
故大臣之賢否當自其所舉考之也况乎吏有

能而不舉則良吏無由激勸或所舉而非賢則
不肖得以倖進是大臣舉劾之當否乃賢才進
退之所係而賢才之進退又治功隆替之所係
也可不重歟是以知人必先考核而考核必先
於大臣之舉劾始也

書經

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編修臣曹秀先

孔安國曰哲智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惠愛也
愛則民歸之

臣謹按帝王之用心以天下爲命者也立於億
兆臣民之上而政教布焉賞罰施焉恩威濟焉
必有仁智合一之德而後其權以肅其澤以逮
而其治以彰知人安民所由尚矣大禹之云知
人則哲能官人者蓋人固不易知知人亦自不

易也人類至繁而人性皆善然而善惡有異習
始終有殊趨內外有二致如下文臯陶所云九
德之目其形跡易蒙而真性難掩者皆是也於
此而不知則多偏聽獨任之私於此而灼知則
廣明目達聰之用此所謂日月出而物無遺照
權衡審而物無遺算也何其哲也由是岳牧卿
貳任之而稱其職用之而盡其材雖門第有所
不拘雖資格有所不限而官得其人矣反是而
懲責及之而貶斥隨之而無匪人者卽無倖位
至若地勢疎遠爵秩卑微或亦不能自達但擇

所知之人其薦剡而糾罰者知之而寧有私意
於其間哉大禹之云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者豈
不以民罔常懷懷於有仁乎天子作民父母四
海之蒼生皆大君之赤子也一人之心受其勞
則萬人之身享其逸也夫帝天之命主於民心
如下文臯陶所云聰明明畏之旨可思矣人君
奉天以子民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凡如家人婦
子日月飲食以至疾痛疴癢憂喜悲愉之故悉
與聖明懷抱息息相關而固結而不可解則所
以求盡乎安民之事者不一而足在臣工有不

能盡喻之淵衷在百姓有出於望外之恩澤而
如傷者彌殷而痼瘵者愈切彼民也尊親同志
極之含哺鼓腹戴高履厚而不能一日去諸懷
者幾至欲歌欲泣也惠之時義大矣哉粵若陶
唐之后其仁如天其智如神於哲惠乎何難禹
以爲惟帝其難之者論其心也非論其事也論
其事則亦已至矣孟子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
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千古
帝王之治法洵仁智合一而異世同揆者歟

書經

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檢討臣郭肇鏞

臣謹按國家久安長治克成磐石之宗者固恃
乎天心之眷佑祖德之靈長而尤恃乎人心之
蟠結聖王知其然也六合爲家一物輿念兢兢
焉務使匹夫匹婦無不各得其所而後卽安是
以恩從祥風翺德與和氣游光天之下至於海
隅蒼生咸喁然而致其尊親之戴此邦基之所
以鞏固而洪化之所以邇隆也今夫人情莫不

欲安也審矣豐穰聽之於天衍沃憑之於地和
甘俟之於時至若召好而去惡圖易而思艱則
唯屬之於君是知君人者天下依以託命者也
於此而求所以安之或暑雨祁寒之不無怨咨
也或金穰木饑之不無偏值也彼氓庶之延頸
舉踵者方不勝廉遠堂高之慮而聖人已切切
計之其大焉者則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
宜以左右民次之則興井牧慎封圻阜財求利
器用凡自發號施令以及分職任官擘畫經營
莫不與小民之身家隱然關注求之極其誠施

之得其當行之欲其永遠而可遵洎乎闔澤澍
濡人有充然之樂而聖人之求寧求莫者尚殷
殷而不去於懷也以此言惠惠莫大矣若是者
蓋仰體乎上天生民立君之意以副作民父母
之心使之免於阽危而登諸衽席非謂其望恩
倖澤者可以干譽而市名也然民之身被而生
其感者又奚煩召致哉沐浴膏澤咏歌勤苦則
百世之仁也化溢四表橫被無窮則覆露之德
也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則頌聲之所以作也其
在禮記緇衣之篇曰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

之易卦益之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
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
也上下感應之機其不然乎其不然乎由此觀
之羣黎不難徧德體仁斯以長人是以聖王之
在上也勤恤民隱顧畏民岩登以春臺而荷以
帡幪迨至仁洽道豐六合殷昌自別聲被色之
倫以及跂行喙息之屬罔不涵濡聖澤而優游
太平一時之蹈德咏仁者方且採入風詩而被
之琴管豈非大化之極軌也哉然則禹之所云
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者亦可以識致治之樞紐

矣

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監察御史臣趙青藜

臣謹按人受天地之中無不善也無不全也無稍間隙而與生俱生也乃拘於氣稟染於習俗遂不能無毗陰毗陽之異此南方含忍為強北方果敢為強易所謂仁者見仁知者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者也聖人知其然為之建學立師陽以舒之陰以斂之柔克剛克以長養而造就

書經

之使矯其偏歸於大中則範圍曲成之道不苟
矣蔡沈集傳以臯陶列九德之目故謂九者皆
指其成德之自然非以彼濟此之謂而要其成
德伊始夫豈無所用力哉設無所用力而任其
質之一偏往而不反則寬失之縱柔失之懦愿
失之野亂失之過輕擾失之無斷直失於不能
容簡失於多所畧剛失於上氣而好爭彊失於
執已而不化質之美也適以益厥蔽矣其曷克
成乃德故朱子語類謂寬而栗柔而立便是教
人變化氣質處蓋原始之論與集傳殆互相發

乎然是九德備矣無偏倚矣而或作或輟猶未
足以爲吉也故君子之爲學必期之以深造而
國君之進賢必慎之以如不得已學記一年視
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
七年視論學取友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
深造之謂也不反則有常矣王制命鄉論秀士
升之司徒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大樂
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司馬
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
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此遲之久而又久者何大不得已於斯也而人之緣情節貌得以僥倖而進者亦已寡矣是故九德知人之目而有常又知人之要也林氏之奇曰如霍光可謂有濟亂才而其在帝左右小心謹德未嘗有過是其能亂而敬其出入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者二十餘年此其亂而敬之有常武帝以是知其可用卒能擁昭立宣不負社稷之寄彼於九德之一能守有常其成效已如此然則九德固不必求其備也但求其有常焉可耳唐虞三載考績

三考黜陟幽明蓋九年以觀其深矣若夫取之俄頃而不次擢之曰吾以御特達士此英主之雄略或然而非古也

書經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編修臣杭世駿

臣謹按治道有污隆王化有遠近皆決於王心之疎密而已易云幾者動之微樞機之所以發善惡之所以分吉凶之所以兆莫不循是以之乎彰顯焉故云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蓋言幾也後世言治者昧於其幾而第言有萬則萬幾二字宜若爲有天下者之恒言而不知人君於此不可不明察其微而慎持

其隙也蓋幾有萬則其彰顯者不止於萬可知矣一日二日而有萬幾則期月旬朔之間不止於萬幾又可知矣一幾之不慎則一事叢其弊一方受其害猝至雜投其忽不及謀者必衆待其不及謀而思補救之何如先其未及發而豫籌之乎我

皇上秉神聖之資勵精圖治朝乾夕惕卽以之希踪三代盛王豈有不及然臣竊觀今日之治理其美者僅僅如漢之文景唐之貞觀開元宋之淳化嘉祐而止甚且尚有不及焉者何也則以仁

心仁聞能設誠而致行之者之難也夫有仁心仁聞而苦於設誠而致行之者之難此其間有幾焉蓋辨之不可不早辨也臣聞天之生聖人之材甚吝而人之值聖人之時甚難聖人以天地父母爲心愚臣卽以堯舜吾君爲責伏願

皇上於深居淵默之時隨事審其幾微行政或恐未當於天心用人或恐未慊於衆望讒夫女謁未必有內寵近侍恩澤或恐其踰制傾宮璇室未必盛巖居川觀巡遊或恐其過時窮邊征戍宜時恤其饑寒閭巷憚嫠宜周知其疾苦有一夫

不獲若已納隍之心有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之
念夫然後坐明堂而出治風動從欲之休不難
再見於今日矣

書經

天工人其代之

檢討臣齊召南

孔安國曰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人
王肅曰天不自下治之故人代天居之不可不
得其人也

臣謹按自古帝王代天理物未有不奉若天道
以為兢兢業業者也惟天聰明惟聖時憲凡天
之事皆君之事特以事非一端君不能獨理也
於是立百官以司其職選眾賢以任其官簡之

升之命之糾之告戒之董正之使人無曠官官
無曠事以共收其功如天之積三十日而成月
積三月而成時積四時十有二月而成歲夫然
後可以於天無負粵稽上古建雲龍火鳥之名
顓帝立重黎南北之正莫不直以四時之吏五
行之佐目其羣臣此帝堯咨羲和以熙庶績帝
舜命二十二人以亮天工所爲諄諄致意者也
後世言天官者自垣階將相左右丞輔以及中
外布列皆直以人官上名星辰而史策所傳如
郎官上映列宿尚書爲天北斗宰相取象三台

亦皆實有其理而不可誣然則上古之世水官
修而龍可以擾火官修而鳳凰可以致極於五
行順序萬物遂長人氣和平風雨時節災沴不
作休祥凝集皆自然之驗必至之符豈虛語乎
哉周官以陰陽歸三公以天地春夏秋冬配六
卿洪範以歲月日分屬之王及卿士師尹君者
代天而總百工之臣者也臣者代天而分百工
之事者也臣之爵祿雖詔於君而位曰天位職
曰天職明位與職皆出於天非帝王之所得私
故所用者必皆其足以代之之人所圖者必皆

其有以代之之實人非俊乂雖親近不以授官
人果賢才雖疎遠必以任職凡其爲官擇人以
實朝廷以親百姓至公至嚴至重至慎求不拂
乎天之聰明而已臯陶告禹曰天工人代而先
之以無曠庶官旨哉言乎夫庶官之曠非官之
不備其數也亦非庶官之盡縱欲敗度置其職
於不問也惟是人非六德三德之選德非彰厥
有常之吉容身持祿小大相師以趨承唯諾爲
協恭以引嫌推避爲和衷官有人而如無人人
在職而且廢職此臯陶之所爲深戒者也伊尹

有言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傅說有言官不
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卽無曠庶
官之說也夫周公言三宅三俊之克宅克俊於
有夏則曰籲俊尊上帝於成湯則曰陟丕釐上
帝之耿命於文王武王則曰敬事上帝卽天工
人代之說也夫

人升之始也夫

帝之難命也文王知王國曰帝德王帝德王

帝之難命也文王知王國曰帝德王帝德王

帝之難命也文王知王國曰帝德王帝德王

帝之難命也文王知王國曰帝德王帝德王

書經

予决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

右中允臣任啟運

司馬遷曰九川弱水黑水河漢江沅淮渭洛也

蔡沈曰九川九州之川也

孔穎達曰川既入海然後澮得入川

林子奇曰自畎而之遂自遂而之溝自溝而之

洫自洫而之澮自澮而之川自川而之海

申時行曰先川而後畎澮除天下之害先大而

後小也

王樵曰畎澮田間水道旱則藉其容水潦則欲其洩水畎澮以川爲脉絡川以海爲都歸旱而川不入潦而畎澮不出皆田之患而川不距海則有侵畎澮之分犯陵陸之位者矣

臣謹按振古以來治水之功莫高於禹提治水之要亦莫該於禹禹言決九川距海濬畎澮距川莫細於畎澮莫鉅於海畎澮以分而容之海以合而洩之此古今治水之大法貫大小而一之者也後人之治水止治川而已矣夫天下之大川九而荆揚莫大於江冀兗莫大於河荆揚

本澤國支流之分散者多故屢朝之治水不治江而專治河今之河道雖與古異然自黃河決而南注而永定河合恒衛諸水猶古之北河也謀治河而不於海謀所以洩則河不治不於畎澮謀所以容則河亦不治今之謀所洩所容者亦有之矣或曰是當濬海口以爲洩或又尼之曰吾嘗視海口未嘗不駛行也何待濬或曰是當擇下地鑿一渠以爲容或又尼之曰所鑿之地不過方一二十里何能容是數說者徒爲道旁之築而河臣又時去時來不能堅持一說以

見其效之成臣以爲此皆其任未專其見未確之故也而求其見之確又莫若任之專唐虞之治水不勝任則鯀殛焉勝任則禹興焉其任專也禹之治水先以導山身歷其地使源流分合之故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後導川從之其見確也今考之禹貢冀兗接壤而冀之賦上上兗之賦下下若是懸殊者蓋兗爲河之下流海口之洩在此則多虛其地以與水故出賦者少冀爲帝都之域畎澮之盡力皆在此故田治而民之出賦者多此所洩者廣而所容者多之明驗也

要其治水之法所爲曲折而詳備者則莫如濬畎澮距川之一言蓋畎澮之必濬有定理而畎澮之因地無定形後儒泥古者不明地勢畫爲溝洫之圖整如碁局曰此古溝洫法也然天下必無千里正方之地是溝洫非特今不可行卽古亦不可行矣狗今者曰今之北地土鬆易圯而沙晦易湮必不可爲溝洫也審如是則冀州爲唐虞夏殷王畿之地禹之盡力於溝洫莫備於此而曰不可溝洫豈古聖之書盡爲妄說乎臣竊以爲論水之所洩所受皆當量川之長短

大小而爲之謀川之所受者積數千里則非百里之口不足以洩所受者積數百里亦非數十里之口不足以洩今之海口果足以洩乎平居無事而往過之誠駛流也水潦驟至百川沸騰則不足洩而內潰矣知區區海口之不足以洩則鑿一二十里之渠之不可容亦斷可知矣古人畎澮之制大率略於南而詳於北非略南也南爲澤國無地不足以容故無大潰決卽今江南之圍田四周之外皆大川田本與水平農民築土爲之埂其址廣五六丈其高可六七尺小

水至其埂足以禦而年豐大水至其埂不足以禦而破者或半非常大水駕高於埂田乃盡沒然猶有沒田無溺民爲其埂猶足以支吾不能一日盡破而遷於高阜以相保也其最高之地或數里數十里川澤之灌所不及民自以工力鑿地爲塘夫鑿地爲塘其糧歷年賠納而民甘心爲之且費財費力而爲之者一畝之塘足以濟五畝之稼亢旱有備而不至全荒則所賠者少而所救者多也今宜略仿此制募江南之精於農事者聽自爲之而因以教人其地卑下者

使仿圍田法掘地以爲溝渠所掘之土卽以爲
四周之埂其地高旱者使如開塘法凡所開之
溝塘皆永捐其賦卽其中有魚蒲蓮芡之利亦
聽其自入而無所取焉凡溝洫之廣狹連斷埂
圍之大小高庳皆聽民自爲而不限以成法其
所成之田畀爲世業卽後有倍入亦但如定賦
而無所增加人見溝塘之利則從而效之者必
漸多而南方治田之法漸及於北禹所謂濬畎
澮距川者古人治川之法亦行於今矣如是則
於國帑無大費其可行一也民之生計必日饒

其可行二也川水永無潰決之害其可行三也
此謀川之大計而亦謀國之大計也然非得實
心爲民爲國不辭謗不避難歷時久而深知地
利者不能總其綱此又存乎朝廷之專任不攝
官不掣肘俾日歷其地與農夫野老反覆諏咨
相度數千萬里從橫地勢皆瞭然於心目而後
舉而措之百年必世之功可立成也

人心之靈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至善之所而不可遷者人惟私欲之念動搖其中始有昧於理而不得其所止者安之云者順適乎道心之正而不陷於人欲之危動靜云爲各得其當而無有止而不得其止者惟幾所以審其事之發惟康所以省其事之安至於左右輔弼之臣又皆盡其繩愆糾繆之職內外交修無有不至若是則是惟無作作則天下無不丕應固有先意而後我者以是昭受於天天豈不重命而用休美乎帝深感禹弼直之語故曰吁臣哉鄰哉鄰哉

臣哉反覆嘆詠以見弼直之義如此其重而不可忽禹卽俞而然之也

臣謹按唐虞之治千古言邇隆者咸首推焉及觀於書而知當日君臣動色相戒如此其肫誠而切直也蓋天理人欲之去留心術於以別誠僞而政事於以分治忽理易亡而難存欲易滋而難遏或因循於積習或萌動於隱微或惑亂於聽聞或牽制於情愛所存所發乖於至善內之不能修身齊家外之卽無以治國平天下是止不可以不安也然止之所在非辨之至明不

能折衷於至當非行之至健不能確守於不遷
又必由勉強以幾純熟積倉猝以至從容至於
動靜云爲各當於理而無有止而不得其所者
而後爲安止則安止爲最難故禹未曰安汝止
而先之曰慎乃在位是由慎得安未有安止而
不本於慎者註云一念不謹或以貽四海之憂
一日不謹或以致千百年之患一念至微而關
乎四海一日至暫而關乎千百年其發明不可
不慎之意誠爲竦切苟非事無分於大小時無
分於久暫莫不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朽索之

馭六馬曷能事事物物咸順適乎道心之正而
不陷於人欲之危臯陶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
萬幾正與此意互相發也禹既曰安汝止惟幾
惟康而卽繼之曰其弼直是有聖君在上端有
賴於良臣之光輔也蓋人君臨御六合用人行
政機務至繁必爲臣者本純懿之修篤公忠之
志左右贊襄隨時啟沃以匡其所不逮而人君
亦必坦懷以任之虛中以聽之然後可以釐百
工而熙庶績蓋依古以來未聞上有敬慎之君
下無弼直之臣而可以成盛治者孟子曰責難

御覽經史講義 卷一
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觀禹之所以陳善而責難於帝者如此帝即深感其言而發臣鄰之論君臣交儆直言無怙是則中天之盛所以敬天勤民之本端在乎此而民之丕應禋志天之申命用休豈倖致哉

書經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禋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檢討臣陳兆崙

蔡沈曰止者心之所止也人心之靈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至善之所而不可遷者人惟私欲之念動搖其中始有昧於理而不得其所止者安之云者順適乎道心之正而不陷於人欲之危動靜云爲各得其當而無有止而不得其止者

惟幾所以審其事之發惟康所以省其事之安
至於左右輔弼之臣又皆盡其繩愆糾繆之道
內外交修無有不至若是是惟無作作則天下
無不丕應固有先意而後我者以是昭受於天
豈不重命而用休美乎

臣謹按此禹陳保治之道至深切也曰止曰安
止可謂極簡約矣而天人之應舉在乎此然則
一日二日萬幾必得所爲極簡約者而守之然
後可以慎始慮終而登上理也蔡氏解安止謂
順適乎道心之正而不陷於人欲之危是矣顧

此第學者熟聞之語且帝王之道更宜推而衍
之以求其大者泛作道學常談恐未得其領要
也蓋此安止是緊承慎乃在位而言須緊貼在
位講惟在位而後知爲君之難惟知爲君之難
而後知安止之難何也如平時欲行仁行義見
道極確而臨事或不無遲疑平時欲希堯希舜
取法極正而臨事或不無遷就此非其初心之
所欲而事勢迫之也何謂事勢迫之蓋在位則
知時地不同古制有不可行於今者而遂謂宜
參用功利以濟之矣在位則知情僞不一古道

有不可行於今者而遂謂宜雜用機權以馭之
矣如是則時務之見擾擾於中而初心之所持
者不固漢唐以下代有英君誼主而治不登於
唐虞三代之隆正坐此也豈惟陷於人欲之危
爲足戒哉夫事物之變態古今所恒有也天下
之公理帝王所不能易也三代之治遞有變通
亦遞相祖述貴持其大端師其美意未有可出
此而入彼者若乃功利之效較仁義爲速而其
弊至爭民施奪機權之用視堯舜爲勞而其弊
至上下相蒙聖人知爲君之難而搖惑之易故

曰安汝止曰敬作所此皆憂惕之辭貞固之意
也且夫止者人心之不言而同然者也人心之
同然卽天下之公理而天之所以與我者故曰
猷志曰申命得乎所同然而天人胥應之矣明
乎此止之非迂濶而必有其驗也明乎此安止
之非一切苟且之計而久安長治之原也故臣
愚以爲保治之道惟此爲至深且切也然而旣
曰安止又曰其弼直者何也輔弼之臣君心所
恃以決疑信也直亮之節天下所恃以陳疾苦
也能堅人主之所信而因以宣上德而達下情

此禹所以自期也夫天之生聖人非偶然也天生聖人而得良弼非偶然也彼君若臣者亦自知其非偶然也而慎始慮終交相儆勉以成重華協帝之治猗歟盛哉明乎安止之義卽舜禹可學而至也

書經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

監察御史_臣張孝捏

宋蔡沈曰天位惟艱一念不謹或以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以致千百年之患帝深然之而禹又推其所以謹在位之意曰安汝止也止者心之所之也安之云者順適乎道心之正而不陷於人欲之危也惟幾所以審其事之發惟康所以省其事之安

臣謹按此正孜孜保治之事也禹終述孜孜之意而嘆美之而又推原其所以保守天位者而本之於慎也慎也者敬之謂也必敬以直內而後事無不宜必敬以靜存而後動無不當然則安汝止者正慎乃在位之事而惟幾惟康者又止之所以能安者也幾者動之微動者幾之著方其靜而未動也未有幾也幾既動而事始萌由是漸見於形象而事成焉苟於幾微之初不知所審而欲其事爲之著得以無過難矣由是言之惟幾者又惟康之本也人君慎其在位而

必欲得其庶事之康非審於事幾發動之初曷由得之哉臣嘗以是反覆於聖學相傳帝王授受之旨而知言雖不同推求其義則同歸於敬而已何則所謂幾康者謂念必慎其所發事必求其所安非主敬而能如是乎卽唐虞之執中必先辨乎人心道心之介而人心道心非敬不能定其衡也伊尹所謂一德者心一於善而無他念以雜之卽朱子所謂不貳以二不參以三者也敬故也夫子存誠之說大要卽一德之義而其功不離乎慎獨者亦敬也啟之嗣位也能

御覽卷之百一
敬承繼禹之道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其在高宗
恭默思道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凡此皆
敬也所以丹書之訓首曰敬勝尚書開卷卽以
欽之一字爲言易於乾之九三則曰日乾夕惕
禮經一書特冠之以毋不敬甚矣千古聖學未
有不同歸於敬者也然則慎位幾康之說禹直
上接二帝傳心之典法而開後世帝王修己治
人之要道歟

書經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

侍講學士臣龔渤

蔡沈曰禹旣歎美又特稱帝以告之所以起其
聽也慎乃在位者謹其在天子之位也天位惟
艱一念不謹或以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以
致千百年之患

臣謹按天子者受命於天者也受命於天而在
位此位乃天位也當其亶聰明錫智勇聖神文
武備於一身及其敷政教統臣民治亂安危基

御覽經史考卷一
於宥密故雖極保佑申命之隆而凡位中所當
爲所當盡者天已謝其權於天子而不與是天
設此位以待人君原非處以至尊聽其優游而
玩愒蓋欲責以至重令其惕厲而憂勤在位之
不可不慎也明矣所以眷命逾厚則勞瘁靡窮
篤祐益深則責望彌切天雖不言而不啻其明
言之者位有攸歸政無旁貸也惟慎而不忽敬
聰明亦凜明畏謹明且尤勅時幾一念將萌嚴
理欲之介一行未見慎邪正之防不敢出位以
求斂之又斂惟期當位以處存之又存故道心

爲主而人心退聽天理無間而私欲潛消內重
者外自輕源清者流自潔永保天命長荷天休
居天位而位尊治天事而事治子天民而民安
其理不介而孚矣臣本庸愚就慎位中敬箴十
事其敬天曰勿謂天高陟降在茲峻命不易永
言配之欽崇奉若戰兢自持曰明曰旦惟幾惟
時君心主敬作聖始基其法古曰堯明峻德舜
執厥中禹湯文武聖敬皆同載稽典籍垂訓無
窮匪古是則何所折衷君曰念哉責在朕躬其
勤政曰書陳無逸食亦不遑乾行至健莊敬曰

強兢兢業業猶恐或荒矧敢自暇而爲其亡體
天之道作極惟皇其用賢曰惟賢輔治欲治求
賢闢門籲俊典冊昭然三德六德日嚴日宣其
難其慎無頗無偏克知灼見審擇居先其求言
曰天子穆穆高拱深宮安危利病匪言弗通在
昔古帝明達爲公惟耳司聽惟聽思聰廣收博
採以亮天工其納諫曰言不逆耳不能動聽言
而逆耳冀納明廷利行利病列於几屏所以禹
拜至今爲刑豈伊言者昧厥虛靈其防欲曰不
邇不殖大德懋昭正心誠意私欲潛消危從安

伏損自滿招道在克已持盈戒驕防於未萌永
絕根苗其戒滿曰如彼滄海納不見盈如彼天
地覆載難名久於其道天下化成豈容滿假使
驕泰生緝熙敬止聖學光明其保治曰粵稽帝
世喜起明良乃賡載歌交儆無忘元首勅命股
肱贊襄思曰孜孜保治悠長從欲風動亘古彌
光其謹終曰謹終如始乃克有終至誠無息與
天同功純亦不已廣運淵衷粹然至善萬理流
通持之又久清明在躬

御覽經史講義 卷一
有先意而後我者以是昭受於天豈不重命而用休美乎

臣謹按天道流行而賦於物莫不有其一定而不可易者謂之止自古聖賢因物付物事之未來無將迎之私事之既往無繫累之病故曰艮其止止其所也止其所則內不見已外不見人動靜如一而性定是安止之說也顧論其體以主靜爲功而論其用以慎動爲要幾者動之微而善惡吉凶之先見者也故必謹之於此而由此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則謂之

康康者理得而心安蓋事適其宜而物協其則也如是則在我者既無不盡矣而望道未見之心猶恐或失之故遍咨之左右博稽之羣工必使各伸已見而後已夫然故出務揆幾發號施令皆合民心而民無不應且合民心卽克享天心而自天申之何疑焉獨是君苟安止矣又何藉乎臣下之弼直而禹必兢兢言之者誠見夫中無定體善無常主非審異無以致其同非執兩無以用其中必合乎人心之同然乃得乎天理之本然此聖如堯舜所以咨岳詢牧望其繩

愆糾繆而舍己以從人也三代而後人君非必盡能安止而苟虛心善下從諫如流則其時之政事必有可觀者如漢文帝天資謙讓郎從官上書疏止輦受言唐太宗嘉魏徵之忠讜馬周之鯁亮孜孜延訪常若不及故後之論治者每推漢唐而首二君豈非能受諫之故歟又况大有為之君清明在躬仁心為質推誠以馭下正己以率物又復廣開言路獎許正直面諛之言雖悅耳而必黜苦口之箴雖逆志而必納又何患舉事之不下協乎輿情而上當乎天心者哉

書經

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監察御史 臣 周人驥

林氏之奇曰大學曰知止而后有定人能安其所止則意誠心正舉天下之物曾不足以動其心如是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惟幾惟康其弼直言能安止矣又盡此三者然後有以盡夫慎乃在位之道也

陳氏櫟曰安汝所當止靜也幾者動之微動者

御覽經史精義 卷一
幾之著靜而知幾以圖康又得直臣弼之則下
應人心上當天心矣

臣謹按人君以一身繫天人之重所以下孚民
情上通帝謂者存乎心而所以經緯萬端宰制
羣動者恃乎理凡理之至當恰好無過不及處
是之謂止顧理散見於事而實以心爲樞紐必
心純乎理當萬感俱寂時此心如鑑之空如衡
之平渾然惺然一無偏倚然後事至物來能灼
見其理之所在而因物以付油然順應罔不各
得其宜如是者謂之曰安然則止之云者卽堯

舜相傳之中也安之云者亦卽所謂危微精一
之旨也安汝止三字固合內外貫動靜徹始終
而言其於聖功王道已總括無遺矣而下又言
惟幾惟康其弼直三層者蓋天下事理萬變無
窮未事之前固須時時體認而事之初來必審
之而後是非可否不致誤於所從故曰惟幾事
之旣至必省之而後委婉曲折細密周到不留
幾微之憾故曰惟康而又恐一人所見或偏所
處未當必有左右之臣糾繩匡救於其際政治
乃盡善而無弊故曰其弼直凡此皆以申明安

汝止三字之義也林氏之說與集傳意義脗合
陳氏謂安汝止爲靜夫聖學動靜合一不偏言
靜且靜而知幾以圖康一語於經文界劃亦欠
分曉似有不可從者至於不應昭受之故蓋天
人上下總此一理至理所在民心順之民心所
屬天意因之上有兢兢業業之主下有孜孜贊
贊之臣一德一心清和咸理則四海之時雍風
動天命之申錫無疆其理固信而有徵者矣

書經

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

編修_臣劉慥

蔡沈曰止者心之所止也人心之靈事事物物
莫不各有至善之所而不可遷人惟私欲之念
動搖其中始有味於理而不得其所止者安之
云者順適乎道心之正而不陷於人欲之危動
靜云爲各得其當也惟幾所以審其事之發惟
康所以省其事之安至於左右輔弼之臣又皆
盡其繩愆糾繆之職内外交修無有不至

臣謹按人主君臨天下所恃以爲出治之原者心而已矣純乎道心則天理中存舉凡應事接物莫不合於當然之則若雜以人欲則私意紛擾於中以之揆幾度務必有過與不及之差而不得其止者大學言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誠以天德王道本有至當不易之準必精以察其幾一以致其決而又操存涵養使天理渾然無間則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自動靜云爲以及紀綱百度悉皆從容中道因應自然順適乎天命之正無往而非安其所止也至於一日萬幾

必審所發易曰幾者動之微周子謂誠無爲幾善惡蓋以志慮方萌其端至微其發甚大一念不謹或貽四海之憂一時不謹或致百年之患古帝王早作夜思朝乾夕惕每出一令行一政必兢兢業業先致嚴於隱微然後於事物之來洞其利弊悉其源流審張弛之宜權輕重之勢舉而措之天下罔非善俗宜民之政而庶事皆得其所安矣獨是主治者君輔治者臣一人精勤於上必爲之臣者左右贊襄一堂交警竭慮殫精各盡其繩愆糾繆之職克副乎耳目腹心

之寄而後上裨君德下資治道有以成泰交之風奏郅隆之效故又繼之以弼直蓋面從後言盛世之所示以爲戒而責難陳善尤人臣之所奉以爲職者也由斯觀之治道之得失君與臣交任其責惟人君主敬存誠謹幾慎獨以養夫義理之心而安其所止又於臨事之際周詳審慎出以精明斷以果決則主德純粹既有以端治化之原而在廷諸臣復能和衷共濟效職宣猷將堂廉一德內外交修元首明而股肱良幾務理而庶事康百姓有不丕應僉志上天有不

申命用休者哉

書經

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

監察御史臣廖必琦

程子曰事事物物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又曰安危之本在於人情治亂之幾繫乎事始又曰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主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

臣謹按蔡沈註云安之云者順適乎道心之正而不陷乎人欲之危動靜云爲各得其當而無有止而不得其所者蓋止卽止於至善之謂順理則裕從欲惟危人君心安所止故能爲萬事之樞紐然存之於靜或不能不失之於動事之方發者幾也惟審其合於止而後發事之將成者康也惟省其合於止而後安如是則審於己以修於內矣至於左右輔弼之臣又皆盡直言以匡正之以夾輔安止之道如是則審於人以修於外矣內外交修而慎位之道已盡將見君

心愜適之處卽民心同然之願民心恬愉之處卽上帝引翼之機人心歸而天命眷保治之道皆基於是要之安止正慎位之功幾康亦止完得安止工夫弼直卽於君止未安幾康未審者直以夾輔之則君心之所係綦重矣真德秀有云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義理爲之主而物欲不能奪矣此語正與禹意互相發在昔舜之戒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

又繼之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茲禹之所以諄諄告帝者即帝之所以戒禹也主臣一德內外交修有虞之治所以亘千古而獨隆歟而臣於是又有進焉大學云知止而后有定則欲安所止者其道莫先於致知必其早辨於理欲之微乃能適於理而不危於欲安固不搖若性生焉中庸說道不可離而靜存動察之功均不可以偏廢戒懼嚴於睹聞之未起慎獨謹於念慮之方萌由是而應事之間詳審精密自無不得其當又孔子之告公曰取人以身人君

必能修德於上臣下乃能盡其責難陳善之誠殫其繩愆糾謬之職常欲君身之彊固君德之清明故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公道而勿牽於一己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參以二三之見啓心沃心皆由於此此至德之所以日隆而聖治之所以彌固重華風動之休至今存可也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書經

安汝止惟幾惟康

編修臣張九鎰

臣謹按帝王奉若天道所以統壹庶類而綱紀百為者其治益隆其道大備然未有不審乎至極之地而能隨所施而當乎可者蓋眾善之歸得所止則為天理失所止則為人欲是非邪正之界出入消長之機有操之至密而幾微所宜早辨也大禹告虞帝曰安汝止惟幾惟康是誠得慎位之原矣今夫人君日有萬幾倘放焉以

自恣夫亦可惟適之安而非所語於止者蓋在外凜淵默之容而內念稍弛或且流於晏安觸事致精詳之意而一端偶間久且入於惰僻晏安之氣惰僻之萌私欲之所叢集也私有所錮而理愈以疎欲有所乘而道日以遠如是而欲得其所止是猶防川者決之使溢撲火者燎之使然其勢將日侵日熾而不可已夫所謂安止非過爲範圍也能適乎中而已非別爲矩矱也惟協乎極而已心有所專矢猶射百步者不中乎的不止也意有所必赴如行千里者不至其

途不止也其始必擇所止而不遷其終將得所安而甚適大學謂止於至善又曰知止而后有定誠有與經義互相發明者然而古之聖人於安止中又必再三省察者何也事幾之發至微也明者審於至微而慎守之義理之宜至順也智者履於至順而詳度之蓋實見我心不可忘兢業之懷而斷不以天下起昏渝之漸由是而叅之密勿措之綱維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固有隨所止而皆安者然要其端始於存誠其功歸於主敬本之身心以清其源通之事物以

窮其義聖賢之學卽帝王之學也於是穆然於
唐虞三代之治要未有不先立其極以爲萬世
法也

書經

安汝止惟幾惟康

檢討臣陳世烈

蔡沈曰止者心之所止也人心之靈事事物物
莫不各有至善之所而不可遷人惟私欲之念
動搖其中始有昧於理而不得其所止安之云
者順適乎道心之正而不陷於人欲之危動靜
云爲各得其當無有止而不得其止者惟幾所
以審其事之發惟康所以省其事之安卽下文
庶事康哉之義

臣謹按禹陳保治之道既以慎乃在位言之則其所爲乾惕兢業者益無不至而茲推慎位之意復言安汝止惟幾惟康者正欲帝審於理欲之交辨諸天人之際而無失乎此心之所當止也蓋人君御世總在一心心如昧於所止將泛然無歸宿之地而私意因之淆惑於中嗜欲因之引誘於外既無以立事物之主宰則事至物來幾未能審又何能安紛紜憧擾鮮有不失其當者矣夫止者心之所止也天下一事一物莫不各有當止之所能止其所則意誠心正緣感

無從紛引其間斯足以握萬化之樞紐一如北辰之安其居而爲衆星之綱維也然或勉強操持則涉於意見之偏究違乎至當之則要惟此心至虛至靈旣廓然而大公亦油然以順應則無時非天理之周流而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舉凡動靜云爲俱至當恰好臻於純粹至善之地是以順適其所自然渾協其所當然此安汝止之義也雖然安止在心而心見諸事事有其幾貴審於將發之初事圖可安宜省於將成之際惟幾云者正於將發之初倍加審慎務使措施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一
悉得其宜不致有幾微未協而後已惟康云者
正於將成之際倍加省察務使應接悉得其當
不致有纖毫留憾而後快蓋以安止在於平時
而幾康在於臨事惟臨事不懈於幾康則平時
之安止非同寂守而內修益純矣總之帝王相
傳不過一心而傳心之要不過一敬惟敬則有
以凜夫道心之微自不陷於人心之危此止之
所由安也而惟幾惟康又必惕惕於事幾之際
者豈非以此心不可一時不敬乎試觀伊尹言
欽厥止文王咏緝熙敬止孔門言知止而后有

定此止也卽此敬也聖學師承原無殊旨且敬
之至慎之愈至則安汝止惟幾惟康者正慎乃
在位之本而禹言保治之道不於斯爲更切歟

臣謹按人君繼天立極咸熙者在庶績密持者
 惟一心故養之於夙夜之先而心之寂然不動
 者不失其靜虛之體審之於事物之交而心之
 感而遂通者適如其動直之用則內外交修顯
 微無間而古帝王養心之要端不易此矣夫本
 於天而為衷具於人而有心萬理於以畢備萬
 事於以受裁湛然中存全體無乎不具大用無

書經

安汝止惟幾惟康

給事中臣程鍾彥

臣謹按人君繼天立極咸熙者在庶績密持者

惟一心故養之於夙夜之先而心之寂然不動

者不失其靜虛之體審之於事物之交而心之

感而遂通者適如其動直之用則內外交修顯

微無間而古帝王養心之要端不易此矣夫本

於天而為衷具於人而有心萬理於以畢備萬

事於以受裁湛然中存全體無乎不具大用無

所不周天下之大事物之繁何一不待治於人
主之一心必也不以紛華而動不以嗜好而馳
天理渾然人欲退聽則操持有主而天君常泰
此禹所云安汝止之旨也由是至靜而涵至動
之機至虛而妙至實之用事至能揆物來能應
審於念慮方動之時惟幾而有以善其發省於
事爲將成之際惟康而有以善其成則處事之
道得而安止之功密夫人心道心傳自虞廷而
大禹陳謨又以安止爲養心之要誠哉上以接
虞帝之心傳而下卽以開歷聖之心法矣彼仲

虺之告湯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則執持有要
而物欲不擾傳說之告高宗曰惟厥攸居政事
惟醇則宅衷有本而措施咸宜若文王之緝熙
敬止武王之敬勝義勝總以治心爲兢兢而聖
經以正心爲修身之要者豈無本哉在宋程子
之對君曰先聖後聖傳道傳心人心廣大無垠
萬善皆備欲傳聖人之道不過擴充此心胡安
定之入奏曰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事物之宗
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朱子具封事曰古先
聖王持守此心兢兢業業精一克復如對神明

御覽經史講義 卷一
可見君心爲治化之原而遏欲存理人臣所本
此以爲贊襄者乎要之至靈者心易縱者亦心
涵養少疎而主宰無權故必主敬存誠以絃其
修戒慎恐懼以謹其獨防其外誘密其內存則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皇衷無忒而四方有不從
欲以治也哉

書經

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僖志以昭受上帝天
其申命用休

檢討臣吳泰

朱子曰惟幾所以審萬事之幾惟康當求箇安
穩處弼直以直道輔之應之非惟人應之天亦
應之

臣謹按人君受天明命爲天下臣民主天之眷
顧亦孔厚矣惟是天所寄以視聽者民也民所
仰爲父母者君也而君所恃以上凝承下咸和

者心也是故德惟善政心爲之樞爲政在人心立之宰天下之治忽天人之應違係焉蓋不可不慎也顧心當動發有猝不及檢之防心方靜存又寂無用力之處謹而持之其在幾乎精吾心之幾以與萬事之幾相際而審之又審庶乎無毫釐之差矣由是而發焉可以康矣而正不敢也君子以作事謀始一念以爲康而事反不其得其安一念不敢康而事乃徐得其安禹之告舜曰惟幾惟康斯蓋精一執中順適乎道心之正而不從乎人心之危所由以履帝位而不疚

者哉嚴之在深宮凜之惟夙夜不獨天下之民無能窺洗心之密卽在廷諸臣亦難喻基命之微而禹則又曰其弼直何也蓋臣之事君不以趨走承順爲恭而以責難陳善爲敬說命曰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賈誼曰主爾忘身國爾忘家公爾忘私故仲虺美成湯不曰無過而曰改過吉甫頌周宣不曰無闕而曰補闕盛明之朝其君固兢兢業業以自強而其臣尤孜孜贊贊惟恐其君之一念未純一事未當以爲大德累者凡

以盡輔弼之義云爾况舜大聖人也豈尚有未
審之幾乖於至當以待百爾之糾繩而一堂如
是其咨傲者慎之至也爲君蓋若斯之難也然
而能如是人心悅焉人心悅而天意從焉矣積
憂勤惕厲之衷以畢注於閭閻故億兆人之悲
愉欣戚悉入宵旰圖維萃遠近感孚之誠以潛
通於帝謂故冥漠中之誥誠丁寧悉自王心昭
格是惟無動動則不應徯志矣由是俾彌爾性
弗祿爾康純嘏爾常休之至也詩曰保佑命之
自天申之其昭受之謂歟知天之寵綏在君則

天怒天渝宜敬也知天之付託在民則民事民
依宜勤也知天與民之貫通在心則瞬存息養
宜密也堯舜禹湯文武歷聖相承未有不以心
法爲治法者故曰王道本於天德又曰王道本
於慎獨嗣後唐太宗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
者甚衆可謂能體人心惟危之訓而又得魏徵
王珪諸臣之弼直此貞觀之治所以幾於三代
也治天下者而欲媲隆三代繼美唐虞治心固
其本哉

惟幾惟康夫止者道體之無爲康者至理之燦
著而幾則天倪之微見者也前此之未兆則冲
漠無端欲致力而無由後此之已形則物感紛
乘將補救而莫及而惟此由寂而感由微而著
邪正於是乎分是非於是乎判庶務之得失於
是而別其途卽國家之治忽亦於是而異其向
由此而致謹焉澄慮於宸居淵默之中慎審於
萬感兆朕之際無待云爲而內之肆應者已炯
然其不昧雖未措施而外之猝投者已秩然而
有條幾旣得矣從容而順適焉危者去而安者

存偏者易而全者舉平康正直之理有不在於
極深研幾之中乎故人以爲幾康者安止之本
而臣以爲惟幾者尤惟康之源也易曰幾者動
之微周子曰幾善惡誠以幾之所關甚重固聖
功之本而萬化之所由基乎夫以帝之濬哲文
明炳燭幾先事幾之投無難坐照而大禹之入
告曰惟幾惟康兢兢乎慎之又慎其謹小辨微
之惕厲若較倍於恒人卽異日帝之戒臣亦曰
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克艱厥后克艱厥臣帝治
之所由光昭而天命用凝與

之出山亦與而天命俱與

惟天之命惟德惟德克顯厥宗

文則訓詁詩書治亂則人倫異日帝之

書曰辨於德辨於財辨於力又謂其

德足以服遠近也

德之本而高亦之則由是乎夫以帝

之德固子曰德善德顯以樂之

而引以欲財欲善欲辨則之所由

辨則辨德之中乎也人以為德

善則善長而全善長平與五節之

